

时代生活的小说记录

□阎焜明

2022年,魏微拿出了她可谓“沉寂”多年后的一部长篇新作《烟霞里》,初读之后的直接印象是觉得魏微变了。以小城镇为背景,写家庭里的烟火气,写伦理秩序中的爱恨情仇,在无事的悲剧中写出一种难以释怀的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又含着一个游子对故乡、对亲人的眷恋,这是魏微创作的长项,是她小说的鲜明标识。《烟霞里》却让人读出了另外一种小说风貌,展现出魏微强大的也是冒险的小说抱负。她执意要突破从前的自我,打破既有的小说格局,写出甚至让人觉得她未必能够完成的创作理想:为一个小人物撰写编年史,也为一个大时代作记录。人间烟火的挥之不去中,更可见时代风云的潮起潮落。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怎样的风起云涌、世事变幻,魏微要对这样一个巨变的、转型的时代提供自己的小说记录。

《烟霞里》仍然有鲜活的魏微小说印迹:一座小县城及与之相关的一两个小村镇,一个乡村女子的成长史,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家庭成员在大善的前提下发生的各种矛盾纠葛与行为冲突。但魏微这一回显然增加了“重型武器”,“打击力”显著增强。从李庄这样一个小村镇开始,逐渐扩展到县城清浦,再扩大到地级市江城。地域的拓展也是家庭奋斗史的写照。这一过程中,魏微仍然坚持着自己以往的叙事风格,即小人物裹挟在大时代的风云际会里,微小却坚定地活着。

《烟霞里》由两个文本构成:一是田庄从出生到成长,从求学、入职到迁徙、成家的全过程自述;二是田庄出生、成长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重大的变革。时代风云像巨浪冲击着每一个个体生命,也像一道长城,耸立在每一个个体生命面前。魏微为此无疑是下足了功夫,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以普通人的历史见证时代变迁

□张燕玲

翘楚于“70后”作家群的魏微,近日以新长篇小说《烟霞里》再次带给中国文坛惊喜,一如她获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大老郑的女人》,也是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见证时代的变迁。新著以编年体例戏仿史书,平实细腻地讲述了田庄41年的人生,以“一个人的编年史”巧妙呈现了1970年到2011年的社会与时代巨变,以独特的中国故事成为近年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魏微的书写,多是日常生活与时代变迁的相互成就,因此,她对过往生活的怀想与叙事并非徒然,她烟霞般的情怀,既有广阔视野和生活质地,又充满女性气质和女性悲情。新著《烟霞里》,魏微把她多年前的小说《家道》《姊妹》里女性的缠绕和友谊推到了极致,她更为透切与机智,在她独有的老灵魂般的绵细、沉静和机智的叙述中,弥生出从生活过程而生的人性之根、智慧之根和社会之根。女友情义和惺惺相惜,直至生离死别难以自己,用心灵为田庄这位同龄闺蜜肖像,为自己为同代人写真,为时代铭史。对田庄一生的41年的书写,不少年份视野广阔、视角独特、跌宕起伏,而且对社会生活精准洞悉,以时代的历史细节映照出大时代的巨变。如1995年田庄25岁,她未来的丈夫、姑姑同事的儿子王浪历经野蛮疯长的“股疯”,多少人在广东一夜暴富,多少人因见识又无缘买股而终生沉沦,所幸王浪这头失败的野牛,把这场改革开放著名事件带来的灵魂震撼化为了新的人生追求,成为靠专业吃饭的规划院副院长。比如田庄父母的小企业在大时代浪潮的浮沉,他们的奋斗史和衰而不落,以及失败后四处借钱,不顾一切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的故事,生动揭示了中国城乡巨变的时代变局,大时代对渺小个体的大浪淘洗,社会与时代飞速发展及其泡沫经济的疼痛与惨烈。虽然田家衰而不落,但人如何处理自身与巨变时代的关系,却令人体会到作者深切的时代之思。还有,田庄无能而有些公子脾气的弟弟田地,负债累累,但如何欠债却打死也不说的主,是我们听得太多这种上世纪70年代生人的故事。还有美国“9·11”事件对世界的影响,又比如田庄供职的研究院也成了时代的晴雨表,同事们三六九等的变化也体现了1990年市场化对文化人的分化,尤其对清流林有朋诚恳、低调、务实、本分的认可,2008年的章节写林有朋情绪不佳便去田庄墓地的细节,特别细腻温情、澄明动人,那种静处通灵、清静笃定,透彻生死和爱情,颇具禅意和诗意。

一直叹服魏微新女性的独立精神和心灵叙述的能力。生活日常的魏微永远以她招牌的微笑、温和婉约少语,只有大家一起聊天,她冷不丁的片言只语,令你感受到她的聪慧灵敏,以及坚守着自己从不妥协的内心,一如她的笔触不断坚韧地挑战世俗的边界,而且以日常的小

故事小人物小事件实现这种挑战。无论是鲁奖短篇《大老郑的女人》那份独有的女性温厚细腻视角观照日常生活中一个半良半娼的弱势女性,还是她笔下为生计《越走越遥远》的小人物、《回家》的小故事,以女性的方式书写这些日常生活、人之常情、家长里短与生命碎片,那种对生活细节的描述,对人物的理解尤其是对普通女性的同情理解,诚实善意,深情真切。而《烟霞里》,魏微的温情变成平和细密的书写,在对田庄41年的人生日常鲜活生动的叙事里,既流动着私情绵意,又多了冷眼看世界的沉静和嘲讽,尤其成功塑造出田庄知识女性的形象,令人叹然,小说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贡献了新的美学形态和女性形象。

《烟霞里》的叙事的确更为从容老到,富有艺术张力。小说以年份为经度,以人物生活场景为纬度结构全书,以1970年田庄在清浦县李庄出生启笔,到2011年田庄回李庄并劝说表弟撤回给父母破败企业投资的30万元,41年的人生自始至终、点点滴滴刻画出一个灵魂有趣、富有良心与良知的良善知识女性。

41年的生活叙事绵密紧致,平和冲淡,时而机智也时有嘲讽,充满人间烟火气。比如写作家同行有故作大师状的人“文字笨的呀,粗蠢得不透气”,看尽人间丑态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而对女性生活的关切,处处散发着细微的温情,以及直面现实的宽容。无论田庄恋爱、结婚,坐月子与母亲相对,还是偶尔与婆婆相处,与女儿王田田的朝夕,以及姐弟妯娌家庭内外的地鸡毛,魏微都写得精微而老辣,她在生活里挖掘和表现人心与人性,淡然的笔墨中,令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宽度、深度以及无常,更感受到魏微对生活的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

小说结构严谨,叙述自由,倒叙、插叙,第三人称,或复数不断变换,一切为了塑造人物,戏仿纪传体,前序和终章皆以“《田庄志》编委会”落款,这何尝不是小说的虚构之法?作者写了田庄41年的生活周遭,尤其1994年到广州后从事长时间的社会调查,所闻所见早已化成社会众生相,一如充满女性悲情的田庄在火车上,对坐在对面姑娘的忧虑,想着想着“这姑娘就虚化了,化成了所有人”。正如魏微题记所说:“她是女主田庄,也是我,也是1990年代的所有人。是的,所有人。”这便是中国经验、中国故事。

因此,《烟霞里》就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魏微以十年之功,做足案头,用心书写,50余万字,使日常生活与时代变迁相互成就,在虚实之间,为时代和同代人写真、铭史。

魏微

长篇小说《烟霞里》

评论



在艰难与生动中发光或者湮灭

□陈福民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颇犹疑踌躇,多少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近年来长篇小说写作几乎没有人像魏微这样,让她的主人公田庄自然“夭折”,不带声响也不带微言大义。以这种“去事件化”“去戏剧化”的方式回忆记录一个“亡者”平静而短暂的生涯,不仅需要隐蔽的激情,尤其需要尊重生命的真相。这包含着写作者对于生活的哲学态度,也包含着某种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世界观的初建与展开。而小说的叙述语调和趋向,又让我恍惚间想起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以及叶圣陶的《倪焕之》,让人意识到魏微不仅属于广东,更是个非常“南京”的作家。

《烟霞里》出自魏微之手,让我有些意外,但仔细想想也是情理之中。意外在于,以魏微的气质和过往的文学态度论,她不像是个有耐心有力量去对付50万字长篇小说的人,这当然是就维特根斯坦有关“沉默与言说”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无论论人还是作文,魏微都不是个喜欢饶舌的人。所谓情理之中,当然不是那种网络热词所定义的“终于可以说了”,或者“我是否可以有点什么”之类,而是魏微自己肯定知道,尽管说与不说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发光或湮灭”的本质,只是必须要说一说,不仅寄望于这种“说”有助于人们了解那些被修葺遮蔽的生存面相,也有助于治愈自己。

魏微是一个对自己的写作极端负责的人。这种负责到了一个相当苛刻的程度,就会让自己变成一个自苦的作家。我这里倒不是强作解人,为魏微近十年“没出成绩”而辩护,事实上有些作家“连篇累牍”也不乏好作品。当然接下来的话也必须指出,有些作家写得太多节奏太密,甚至没话硬说没事硬写陈词滥调自我重复,实在未见高明。因此魏微一直愿意强调有难度的写作,这一点在我个人看来,其实是一种面对人生与文学的最高诚实。

写:“那年田家明十九岁,迎来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高光时刻。后来他说,整个剧场燃了,爆了。”这显然是“我们”在用今天的口吻、词汇来描述过往的生活。再比如:“李勇的油腻,第一在于胖,第二是嘻嘻哈哈。其实胖和嘻嘻哈哈,都未必指向油腻,但两个合在一起,就会起化学反应。”这已经是直接使用当下热词描写过去的的生活了。

要完成这样一部大作品,需要处理的难点和把握的平衡、均衡很多。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冒险。魏微显然对此有清醒的意识,并在创作上努力做到合理呼应。尤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大时代的沧桑巨变,如何恰切地结合为一体,这是必须从构思开始就要设计、过程中又随时需要精细处理的,需要小说家有清晰的构想,更需要高超的技艺。田庄很早就开始读到主流报纸,从而对天下大势有超乎常人的爱好与判断。从小说设计的角度讲,这是为小人物与大时代寻找直接对位的理由。

魏微的发力之狠还体现在小说人物故事的结局上。1970年出生的田庄,其生命终结于41岁。这种结局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已经有了“预告”,从而使故事讲述超出编年体的“体例”,具有了某种“共时性”的特征。我相信,英年早逝这一命运结局,魏微不是为田庄个人设计的。她要的不是对个人命运的唏嘘叹惜,她是要让故事戛然而止,历史也由此画上句号。一个人生命的终结,也是一次凤凰涅槃,是一种对于新生的期待。历史的车轮当然会滚滚向前,新的生命每一天都在诞生,时代也会打开更加丰富多彩、复杂多重的画卷。这就像魏微本人的文学创作一样,只要写作的热情和决心在,一定会在未来打开更加广阔的世界。

魏微的《烟霞里》这部小说,开始读的时候有两点感受。第一点是结构,用编年体的方式写小说。我以前没读过这样的作品,这种结构方式是很冒险的,小说编年体怎么写?读过之后发现魏微的想法还是非常成熟的,这和她平时的读书有关系。她自己在多次访谈里讲看过很多人物传记,而且曾经试着写一些和人物传记有关的文字,比如梁启超等等。魏微读书很多,她曾经有一段时间想写俄罗斯的一些思想家。我曾经建议她读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这本书,她后来也写过一些东西,最后好像没有结果,可能在考虑《烟霞里》的写作。

第二点是这部小说写一个人的成长史,当然这段成长史不只是个人,从1970年到2011年,小说与中国40年社会变革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个人的成长方式也把民族40多年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来,这是小说的内部结构。当然,小说主要是写人物,田庄这个人物看似“貌不惊人”,但她有一股内在的不动声色的力量。有人在采访魏微的时候问她,田庄跟你有多少相似?魏微是很老实的人,说30%吧。这个问题怎么能用百分之多少来回答?田庄和魏微的关系,应该是魏微和影子的关系,或者说魏微就是田庄,田庄就是魏微。看试读本的时候后面讲田庄有一天跟魏微说你我可以写我,这都是“甄士隐去”“贾雨村言”,是一种障眼法,其实这就是个人经历和想象。

小说有许多可以阐释和解读的内容,但我觉得《烟霞里》很重要的一个视角是一部女性的书,不仅田庄是女主,更重要的是她看待某些事物的角度和眼光,比如对男女情感的问题看得非常透彻,或者说她的认知特别个人化,也特别极端化。面对情感、婚姻,田庄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更不是理想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是悲观主义者,这种悲观里有强烈的悲剧性,对情感她似乎不抱希望、不抱幻想,后来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田庄的婚外情,虽然她和李友朋的情感纠葛是发乎情止乎礼而已,但那是最感人、最让人心动和遗憾的章节和片段。田庄死后李友朋对田庄的怀念是小说最动人的段落,那是不是爱情无解,但从这个情景可以看出作家和她的代言人田庄,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并不是彻底绝望。

读《烟霞里》的时候我想起魏微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2011年,也就是田庄去世的那一年写的。她写文章纪念萧红,写萧红的悲惨人生和温暖的写作。我认为这是魏微写得最好的和人物有关的文章,我们看到魏微对萧红和张爱玲截然不同的态度。魏微对萧红和张爱玲的评价认识深得我心:“萧红若没有离开故乡——故乡本来就是用来离开的——她就不会去写《呼兰河传》;她若没有后来的坎坷和不幸,《呼兰河传》就不会写得这样有感情,虽然她并不愿为了写得有感情而去经历那些坎坷和不幸。”与其说魏微在说萧红,毋宁是在说自己。她最感同身受的那句话是:《烟霞里》——“它之于我,就像《呼兰河传》之于萧红,一生只为写这一本。以前我的中短篇写作,都可算是为《烟霞里》作准备。我自己的评价是,这篇是‘自我完成’式的作品。”一个作家心里住着萧红,你就知道她该有多强大。魏微对萧红的认识给我很大的震动,南方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大多喜欢张爱玲,但魏微却少见地喜欢萧红。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魏微的文学审美趣味以及文学追求。田庄生前有很多荣誉,但她是一个淡泊名利的学者,她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她和萧红唯一相似的是英年早逝。读到她突如其来的逝去,我似乎恍惚了好久。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小说的“前序”。小说开始的时候,魏微就借田庄志编委会之名把她的初衷告诉我们,说田庄生前百度百科有她的词条,她是青年学者,她的专著和背景一应俱全,但这是十多年前的事。现在百度百科已经没有田庄,作为词条不仅湮灭,好像事实上未曾有过这样的学人、未曾写过那些著作。她生前获得的荣誉,譬如青年英才、岭南文化新锐等等,广东媒体曾做过她的专访,她倚着书柜半低着头还挺好看。这就是魏微,白纸黑字,文字和图像是速朽的,转眼即是过眼烟云,田庄连同她的那些著作挤在一起,他们终于成了故人,这就是田庄的一生,这就是《烟霞里》的意义和作家对人物的理解。这个理解何等精彩,如果是这样的话,魏微的创作在新起点上焕发了新的光彩。相信随着对《烟霞里》阅读的展开,随着朋友们的评论相继发表,《烟霞里》的文学魅力会得到进一步阐发,丰富性会得到进一步彰显,每个人大同小异的人生体悟将会得到更切实的再发现。我们的文学有了《烟霞里》确实让人喜出望外,作为一部纯正的小说,它的内在力量是如此撼动我们的心魄。

含了写作者理解人、人性、女性与时代的哪些秘密?……这都是《烟霞里》留下的课题。除此之外,魏微还围绕田庄写了很多女性以及完全不成功的婚姻,包括她的父辈婚姻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所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写实,而是拥有很多心理距离和心理内容。而这一点又包含社会历史变迁和时代变迁的奥秘。因此田庄作为被强调的女性,其实是一个去性征化的人物,她的恋爱结婚甚至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色彩。但这个人又是极其“性感”的,她的那种被扭曲的、在很多人看来矫情的成分,被魏微处理成在向时代隐藏自己同时又绽放自己的时代性感。这个人物非常独特,是魏微对长篇小说人物塑造所作出的不容易被体察的贡献。

最后,关于小说的风格。读魏微的小说我能想到很多,首先我想到罗大佑为苏芮写的歌词,“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我还会想到谭咏麟的《爱情陷阱》:“我坠入情网,你却在网外看,始终不释放。”魏微的写作,与时代构成有趣的紧张关系,她跳进这个时代里,但是她又一直试图站在时代外面往里看,既会心又焦虑。

但最后返回到田庄,返回到中国经验、中国传统当中,我看到魏微在《烟霞里》中一直呈现出跟两个文明搏斗的努力,她处理的田庄这个人物,正是在两种文明的撕扯当中被定义的。她骑在刀锋上,一边是对乡土文明宗法关系的深情认同,偶尔闪现一种永远逃离一去不返的念头;另一方面又在改革开放大潮和现代商业理性之中畅想游弋。这个人物被撕扯得不像样子,就此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两种文明的撕扯当中成为时代的祭品,在艰难与生动中发光或者湮灭。可是这有什么呢,只要发过光,湮灭大概也没什么可怕的。

纯正小说的内在力量

□孟繁华